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奇书文库

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  
(第一辑)

奇书文库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品花宝鉴/(清)陈森著. —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2001,3  
(中华传世小说精品.第1辑)

ISBN 7-80648-565-1

I.品... II.陈... III.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1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4610 号

**中华传世小说精品(第1辑)**

出版发行: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11号)

印刷:北京市京东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开 155印张 3472千字

印数:1-3000套

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48-565-1/I·172

定价:1260.00元

# 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

[清] 吴沃尧 著

下 册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#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

原来恽老亨用力过猛，他当着盛怒之下，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。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，震伤了虎口，不觉喊了一声“嗷呀”。一面夺过了桑木棍，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。又去松了恽来的绑，方才说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何必动了真气！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，我还有说话商量呢。”这恽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，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，那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。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，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。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，便说道：“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，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么！阿姑你便饶了他，我可饶他不得！此刻银纸交还了你，请你点一点，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，免得人家说起来，总说我恽老亨没家教，纵容儿子作贼。”说着，又站起来，挥起拳头，打将过去。

咸水妹连忙拦住道：“老爷有话慢慢说，等我说明白了，你就不恼了。”说罢，便把上岸遇见恽来的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，所以十分信他敬他。就是他拿了这五百多元，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，必是有人唆弄他的。他虽然做了这个事，到底还是忠厚；若是别人，既然开了我的铁柜，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。就是银纸，一起放着的，也有十二三卷，他只拿得两卷，还有多少钻石、宝石、金器、首饰，都在

里面,他还丝毫没动。这不是他忠厚之处么。所以我前天回来,看见铁柜开了,点了点数,只少了五百多元,我心中还自好笑,这个就像小孩子偷两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。我还耽着心,恐怕他惧罪,不知逃到那里去,就可惜了这个人了。难得老爷也这般忠厚,亲自送了来。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,今天索性说明白了:我从十八岁那年,在这里香港做生意,头一个客人就是个美国人,一见了我就欢喜了,便包了我,一住半年。他得了电报要回去,又和我商量,要带我到美国,情愿多加我包银。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,一住七年,不幸他死了。这个人本是个富家,他一心只想娶我,我也未尝不肯嫁他;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,恐怕朋友看不起,所以迟迟未果,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,所以始终未曾娶亲。他临死的时候,写了遗嘱,把家财分给我二万,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万把。我想有了这点,在美国不算甚么,拿回中国来,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,所以附了公司船回来。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。见他十分老实可靠,他虽然无意,我倒有意要想嫁他了。我在外国住了七八年,学了些外国习气,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;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,知道他还没有娶亲,我越发欢喜。然而他家里的人是怎样的,还没有知道,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,我意思更加决定了。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?”

恽老亨听了,心中不觉十分诧异,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?娶了他做媳妇,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。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分家当过来,不知要闹甚么脾气,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,岂不讨厌。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。咸水妹见他迟疑,便道:“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,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,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。老爷如果嫌到这一层,不妨先

和他娶一房正室，我便情愿做了侍妾。”恽老亨吐出舌头道：“我们乡下人，还讲纳妾么！”咸水妹道：“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。”恽老亨还自沉吟。咸水妹道：“老爷不要多心，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，怕我仗着这个，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么？我是要终身相靠的，要嫁他，也是我的至诚，怎肯那个样子呢。”恽老亨见他诚恳，便欢喜起来，一口应允。咸水妹见他应允了，更是欢喜。只有那恽来在旁边听得呆了，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，还是不欢喜的好，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，在那里七上八下，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。

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恽来，叫他带着老子，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，恽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。又叫了裁缝来，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裁，去做长衣。因为恽老亨住在这里不便，又买了一分铺盖，叫他父子两个，先到客栈里住下，一面另寻房屋。不到两天，寻着了一处，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，搬了进去。择了吉日迎娶，一般的鼓乐彩舆，凤冠霞帔，花烛拜堂，成了好事。那女子在美国多年，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，到了香港，看见香港卖的价钱，以为有利，便拿出本钱，开了这家洋货店。

我打听得这件事，觉得官场、士类、商家等，都是鬼域世界；倒是乡下人当中，有这种忠厚君子，实在可叹。那女子择人而事，居然能赏识在牝牡骊黄以外，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。

勾当了几天，便回省城。如此来来去去，不觉过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。船到了省河时，却不靠码头，只在当中下了锚，不知是甚么意思。停了一会，来了四五艘舢舨，摇到船边来；二三十个关上扞子手，一拥上船；先

把各处舱口守住，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。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，带行李的甚少。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，统共不过八九寸长、五六寸高，他们也要开了看看，里面不过是些笔墨帐单之类，也舀了出来翻检一遍；连坐的藤椅，也翻转来看过；甚至客人的身上，也要摸摸。有两起外省人，带了家眷从上海来，在香港上岸，玩了两天，今天才附了这个船来的，有二三十件行李，那些扞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，闹了个乱七八糟。也有看了之后，还要重新再看的，连那女客带的马桶，也揭开看过。夜壶箱也要开了，把夜壶拿出来看看。忽然又听得外面匍的一声，放了一响洋枪，吓得人人惊疑不定。忽然又在—一个搭客衣箱里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，那扞子手便拿出手铐，把那人铐住了，派人守了。又搜索了半天，方才一哄出去。

我要到外面看时，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，摇手禁止，不得出去。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，我便问为了甚么事。买办道：“便是连我也不知道。方才船主进来，问那关上洋人，那洋人回说不便泄漏。正是不知为了甚么事呢。”我道：“已经搜过了，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？”买办道：“此刻去搜水手、火夫的房呢，大约是恐怕走散了，有搜不到的去处，所以暂时禁止。”我道：“刚才外面为甚么放枪？”买办道：“关上派人守了船边，不准舢舨摇拢来。有一个舢舨，不知死活，硬要摇过来，所以放枪吓他的。”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，这个到底为了甚么，何以忽然这般严紧起来。

又等了一大会，扞子手又进来了，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去；然后叫—众搭客，十个—起的，鱼贯而出。走到船边，还要检搜—遍，方才下了舢舨，每十个人—船，摇到码头上来。码头上却—字儿站了—队兵，—个蓝顶花翎，—个晶顶蓝翎的



官,相对坐在马鞍上。众人上岸要走,却被两个官喝住。便有兵丁过来,每人检搜了一遍。我皮包里有三四元银,那检搜的兵丁,便拿了两元,往自己袋里一放,方放我走了。走到街上,遇着两个兵勇,各人扛着一枝已经生锈的洋枪,迎面走来。走不多路,又遇了两个。一径走到名利栈,倒遇见了七八对,也有来的,也有往的。

回到栈里,我便问帐房里的李吉人,今天为了甚么事,香港来船,搜得这般严紧,街上又派了兵勇,到底为了甚么事。吉人道:“我也不知道。昨夜二更之后,忽然派了营兵,在城里城外各客栈,挨家搜查起来,说是捉拿反贼。到底是谁人造反,也不得而知。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。”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,写了几封信。吃过午饭,再到帐房里问信。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,也打听不出甚么,只说总督、巡抚两个衙门,都扎了重兵,把甬道变了操场,官厅变了营房,还听说昨天晚上,连夜发了十三枝令箭调来的,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。督抚两个衙门,今天都止了辕,只传了臬台去问了一回话,到底也不知商量些甚么。城门也严紧得很,箱笼等东西,只准往外来,不准往里送;若是要送进去,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。两县已经出了告示,从今天起,起更便要关闸(街上栅栏,广东谓之闸)。我道:“这些都不过是严紧的情形罢了。至于为了甚么事这般严紧,还是毫无头绪。”

正说话时,忽听得门外一声叱喝。回头看时,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,跟着一匹马,驮着一个骨瘦如柴,满面烟色,几茎鼠须的人,戴着红顶花翎。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,只见后头还有五六匹马。马上的人,也有蓝顶子的,也有晶顶子的。几匹马过去后,便是一大队兵:起先是大旗队;大旗队过去,便有一

队扛叉的，扛刀的，扛长矛的；过完这一队，又是一队抬枪；抬枪之后，便是洋枪队。最是这洋枪队好看：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；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；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；有提在手里的；有上了枪头刀的；有不曾上枪头刀的。路旁歇了一担西瓜，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戳去，顺手便挑起来；那瓜又重，瓜皮又脆，挑起来时，便破开了，豁刺一声，掉了下来，跌成七八块。那兵嘴里说了一句□□□□。我听他这一句，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，方知道是淮军。随后来的兵，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戳。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，可怜没处好走。我便招手叫他，让他挑到栈里避一避，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，已经又被他戳破一个了。卖瓜的进来之后，又见一个老婆子，手里拿着一个碗，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，颤巍巍的走过去，不期误踩了那跌破的西瓜，仰面一交跌倒，手里那碗便掼了出去打破了；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，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，溅着了一点。那兵便出了队，抓住那老婆子要打。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，就被他抓住了，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，还合着掌乱拜；又拿自己衣服，代他拭了那污点。旁边又走过几个人，前去排解，说他年纪大了，又不是有心的，求你大量饶了他罢，那个兵方悻悻的胡乱归队去了。这样枪队过完之后，还有一个押队官，戴着碎碾顶子，骑着马。看他过完之后，我们方进来。大家议论这一队兵，又不知是从甚么地方调来的了。此时看大众情形，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。

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，在帐房里坐到三点多钟。忽又见街上一对一对往来巡查的兵都没了，换上了街坊团练勇，也是一对一对的往来巡查，手中却是拿的单刀藤牌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。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，吉人多有认识的，便出

去问为甚么调了你们出来，今天到底为了甚么事。团练勇道：“连我们也不知道，只听分付查察形迹可疑之人。上半天巡查那些兵，听说调去保护藩库了。”我听了这话，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；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皇，实在不解。只得仍回房里，看一回书，觉得烦热，便到后面露台上乘凉。

原来这家名利栈，楼上设了一座倒朝的客厅，作为会客之地。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，正对珠江，十分豁目。我走到外面，先有一个人在那里，手里拿着水烟筒，坐在一把皮马鞞上，是一个同栈住的客人，他也住了有个把月，相见得面也熟了，彼此便点头招呼。我看他那举动，颇似官场中人，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，希冀他知道。那客道：“很奇怪！我今天进城上院，走到城门口，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，把帽盒子打开看过；又要我出了轿，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，我不肯，他便拿出令箭来，说是制台分付的，没法，只得给他看了，才放进去。到了抚院，又碰了止轘，衙门里札了许多兵，如临大敌。我问了巡捕，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甚么洋文电报，便登时张皇起来。至于那电报说些甚么，便连签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。”

正说话时，有客来拜他，他就在客厅里会客。我仍在露台上乘凉，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，只是听不甚清楚。谈了一会，他的客去了。便出来对我说道：“这件事了不得！刚才我敝友来说起，他知道详细。那封洋文电报，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，要谋为不轨；已经挖成了隧道，直达万寿宫底下，装满了炸药，等万寿那天，阖城官员聚会拜牌时，便要施放。此刻城里这个风声传开来了，万寿宫就近的一带居民铺户，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。两院的内眷，都已避到泮塘（地名）一个乡绅人家去了。”我吃了一惊道：“明天就是二十六

了,这还了得!”那客道:“明天行礼,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。”正是:

如火如荼,军容何盛;疑神疑鬼,草木皆兵。

未知这件事闹得起来与否,且待下回再记。

##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

我听那同栈寓客的话，心中也十分疑虑，万一明日出起事来，岂不是一番扰乱。早知如此，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；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，又未免太张皇了。一个人回到房里，闷闷不乐。

到了傍晚时候，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，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，也不在意。忽又听得一个人道：“你也走么？”一个应道：“暂时避一避再说。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，打听着没事再来。”我听了，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。便到帐房里去打听打听，还有甚么消息。吉人一见了我，就道：“你走么？要走就要快点下船了，再迟一刻，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。”我道：“何以挤到如此？”吉人道：“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。扑舢艇（广东小快船）码头的扑舢艇都叫空了。”我道：“这又到那里去的？”吉人道：“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。”我道：“要走，就要到香港、澳门去。这件事要是闹大了，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靖。若是一哄而散的，这里离万寿宫很远，又有一城之隔，只怕还不要紧。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，走了也不是事。我这回来，本打算料理一料理，就要到上海去的了，所以我打算不走了。”吉人点头无语。

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，只见团练勇巡的更紧了。忽然一

个人，扛着一扇牌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，手里敲着锣，嘴里喊道：“走路各人听啊！今天早点回家，县大老爷出了告示，今天断黑关闸，没有公事，不准私开的啊！”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。

看了一会，仍旧回房。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，然而总不免有点耽心。幸喜我所办的事，都在城外的，还可以稍为宽慰。又想到明日既然在督署行礼，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，罢了手不放那炸药，也未可知。既而又想到，他既然预备了，怎肯白白放过，虽然众官不在那里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，终夜耽着这个心，竟夜不曾合眼。听着街上打过五更，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，天色已经黎明了。便起来走到露台上，一来乘凉，二来听听声息。过了一会，太阳出来了，却还绝无消息。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，草木皆兵；迨及到了晚上，仍然毫无动静。一连过了三天，竟是没有这件事，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；再过两天，督抚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，算是解严了。这两天我的事也料理妥贴，打算走了。

一天正在客厅闲坐，同栈的那客也走了来道：“‘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’，我们可以走了。”我问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他道：“今天杀了二十多人，你还不知道么？”我惊道：“是甚么案子？”他道：“就是为的前两天的谣言了。也不知在那里抓住了这些人，没有一点证据，就这么杀了。有人上了条陈，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，查看那隧道通到那里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。你想这不是极容易、极应该的么？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。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，这挖成隧道，谋为不轨的话，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，拟议之词么。此刻他们还自诩为弭巨患于无形呢。”说罢，喟然长叹。我和他谈论了一回，便各自走

开。

恰好何理之走来，我问可是广利到了。理之道：“不是，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，这回要附富顺到上海。”我问富顺几时走。理之道：“到了好几天了，说是今天走，大约还要明天，此刻还上货呢。”我道：“既如此，代我写一张船票罢。”理之道：“怎么便回去了？几时再来？”我道：“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得的。走动了，总要常来。”理之便去预备船票，定了地方。到了明天，发行行李下船。下午时展轮出口。到了香港，便下锚停泊。这一停泊，总要耽搁一天多才启轮，我便上岸去走一趟，买点零碎东西。

广东用的银元，是每经一个人的手，便打上一个硬印的。硬印打多了，便成了一块烂板，甚至碎成数片，除了广东、福建，没处行用的。此时我要回上海，这些烂板银，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。此时在香港买东西，讲好了价钱，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。那店伙拿在手里，看了又看，攒了又攒，说道：“换一元罢。”我换给他一元，他仍然看个不了，攒个不了，又对我看看。我倒不懂起来，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，倒是铜银。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道：“你拣一元罢。”那店伙又看看我，倒不另拣，就那么收了。再到一家买东西，亦复如此。买完了，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，方才回船上去。

停泊了一夜，次日便开行。在船上没事，便和理之谈天，谈起我昨天买东西，那店伙看银元的光景。理之笑道：“光板和烂板比较，要伸三分多银子的水；你用出去，不和他讨补水，他那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。”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。然而那些香港人，也未免太不张眼睛了。我连年和继之办事经营，虽说是趸来趸去，也是一般的做买卖，何尝这样小器来。

于是和理之谈谈香港的风气，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。理之道：“这个是喜出意外的；我此次回家，住了一个多月，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。”我问甚么祸出意外。理之道：“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，有两间房子空着，便贴了一张‘馀屋召租’的条子。不多几天，来了一个老婆子，租来住了，起居动用，像是很宽裕的；然而只有一个人，用了一个仆妇。住了两个月，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。他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甚么行栈的，丈夫没了，又没有儿子，此刻回来，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；谁知回来一查，族中的子侄，竟没有一个成器的，自己身后，正不知倚靠谁人。说着，便不胜凄惶，以后便常常说起。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，有银子汇来；来了信，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。以后更形相熟了。房东本有三个儿子，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。那老婆子常常说他好：‘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！’那女房东便说：‘你欢喜他，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？’那老婆子不胜欢喜，便看了黄道吉日，拜干娘。到了这天，他还慎重其事的，置酒庆贺，干娘干儿子，叫得十分亲热。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，一切费用，他都一力担任。那房东也乐得依他。于是就张罗起来，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帖说亲。说定了，便忙着拣日子行聘迎娶，十分热闹。待媳妇也十分和气。又替媳妇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。房东见他这等相待，便说是亲生儿子，也不过这样了。老婆子道：‘我们没有儿子的人，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。我今年五十多岁，没有几年的人了，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，送我的终，我的一分家当便传授给他，也不去族中过继甚么儿子了。’女房东一想，他是个开行栈的人，家当至少也有几万，如何不乐从。便叫了儿子来，说知此事，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。老婆子更是欢喜，就



在那里天天望孙了。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，还没有喜信。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，请医生调理身子。过了几个月，依然没有信息。老婆子急不能待，便要 and 干儿子纳妾。叫了媒婆来说知，看了几家鸦头和贫家女儿；看对了，便娶了一个过来。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。刚娶了没有几天，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，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，恰好行里所有存款，都支发了出去；放在外面的，一时又收不回来；银行的一个存折，被女东带了回粤，务祈从速寄来云云。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，念了一遍，便道：‘你看，我不在那里，便一点主意都没了。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，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。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，还怕没人相信么。’说着，闷闷不乐。又道：‘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，倘或寄失了，那还了得么！’商量了半天道：‘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罢。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。他此刻是小东家了，叫他去看看，也历练点见识，出来经历过一两年，自己就好当回事了。’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分大家当，有甚么不肯之理。他见房东应允了，自是不胜欢喜。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、两房干媳妇、两个梳头老妈子，一同到新加坡去了。这是去年的事。我这回到家里去，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。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甚么行号？原来开的是娼寮。那老婆子便是鸨妇。一到了新加坡，他便翻转了面皮，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。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，都改上名字，要他们当娼；倘若不从，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，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。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，从此便跳落火坑了。那个干儿子呢，被他幽禁了两个月，便把他‘卖猪仔（读若崽）’到吉冷去了。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，那边管得极为苛虐，一步都不能乱走的，这位先生能够设